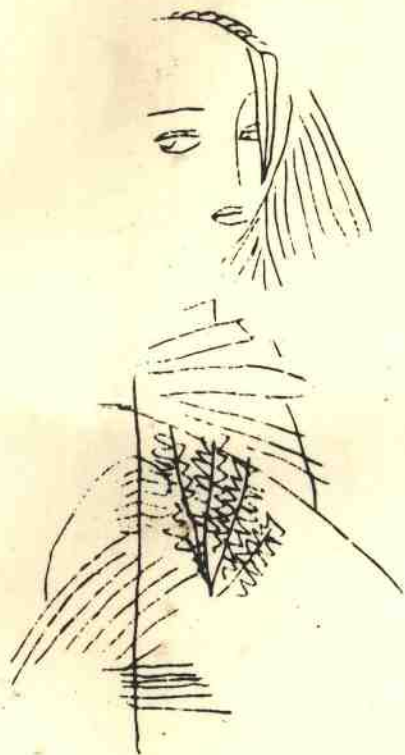


黑艸楼

陈应松 /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FANGCAOCONGSHU

芳草

黑 艸 楼

陈应松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芳草丛书

书 名:黑艸楼

作 者:陈应松

责任编辑:野 莽

封面设计:王心耀

出 版:中国文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阜外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37

电 话:8326644 转 2360

印 刷:武汉市建江印刷厂

厂 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155 号

邮政编码:430010

电 话:2828568 2828569 2828570

国际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际书店)

国内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字 数:220 千字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3.125

印 数:1—5000

版 次: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71—0213—0/I·185

定 价: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印装错误,寄厂退换

目 录

序	李运抟(1)
黑艖楼	(7)
黑 藻	(46)
镇河兽	(84)
一船四人	(132)
乐 园	(162)
秋 帆	(200)
哑水手	(230)
江上轶闻(二篇)	(241)
将军柱	(253)
龙 巢	(262)
金色渔叉	(299)
风中渔鼓	(339)
附:一种独特的叙述立场	
——评陈应松的中篇小说	范步淹(379)
反哺情结:作家心路历程回溯的内驱力	
——陈应松创作片论	高晓晖(389)
陈应松小说作品要目	(403)
后记	(407)

陈应松短篇小说选集

序

李运持

这些年来，陈应松一直以不懈的努力和热烈的激情从事小说创作，收获亦甚丰。他的中、短篇小说尤其其中篇小说，已在国内引起广泛注意与同行们的看重。国内有多家大刊显著地推出过他的作品，并有数篇佳作在省内外获奖。他写作的虔诚与勤奋，所发作品的众多与所发刊物的显赫，都令朋友们佩

服。

我很喜欢读应松的小说。

记得去年一次开会碰上他，他很诚恳地谢我写了那篇题为《让你不愿一下读完的小说》的文章。这是篇很短的文章，谈的是应松的中篇小说《男人之间》（该作发表在《小说家》上，于该刊“精短中篇擂台赛”栏中推出）。应松感谢我，决非因为这篇小小拙文能给他添什么光彩——他已有的名气实不用在乎这种点缀了——而是他从那篇短评中读出了我由衷的兴趣和他以为是文心相通的理解。就那篇小小文章的产生来说，应松的感觉倒一点不错。我确实很看重《男人之间》。其笔触的幽默、辛辣和意味深长，使我在阅读过程中多次忍俊不禁，忍俊不禁中却又有些悲凉袭来：一把科长交椅，几个男人死死活活地争，几个男人背后又有几个男性官人勾心斗角。仕途和官本位将人的灵魂大大的异化了。

《男人之间》其实体现了应松小说素来的风格。我喜欢读应松的小说，穷根究底，也正是因这种寓庄于谐寄深在趣的风格所致。不是由衷的喜欢，我是不会读罢《男人之间》便展纸泼墨一吐为快的，也不会在其他拙文中和某些会议场合向人们赞道应松的创作。做这些时，我是丝毫没有掺杂文坛朋友间常常难免的那种关照情分的。况且，我和应松之间的交往很少，且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也因此，应松请我给他的小说集《黑鞘楼》作序时，我便毫不犹豫地应允了。

《黑鞘楼》中所辑的作品，大多以前都读过。这次除将以往未读的少数几篇读完，又重新将读过的再欣赏了一遍。确实，读应松的小说是一种令人愉悦的艺术欣赏过程。隔些时再读，

你也不会感到腻烦。这就很难得。比如说《黑鞘楼》这本集子中的《黑鞘楼》、《黑藻》、《一船四人》、《金色渔叉》、《风中渔鼓》等篇都是我以前读过的，这次重读，依然觉得快意，一篇篇读下来，竟都能沉浸于中。

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黑鞘楼》，是应松的中篇处女作也是他影响较大的一篇作品。以它作集子之名，大约显示了代表之意。记得读《黑鞘楼》时，我跟应松还不相识自无来往，只知道他在武汉，高就哪里却不晓。读《黑鞘楼》也是偶然，好像是得于一个朋友提起。提起便读，读了便觉这个应松还真有几下——当时并不知他写小说前已颇有诗名了。我感到，这部写船上人家的中篇语言很漂亮，有诗意，很幽默，但又是一种不同平俗的诗意与幽默，带有令人肃然的悲凉与庄重感，语言质地颇特别。而语言，用个洋说法叫“存在的家园”，用个土说法即“意在辞中”。本身就是有意味的符号和有涵义的形式，对它们的选择、组织与运用，相当程度上能显示作品的意旨和作家的取向。实际上，由语言切入而扩展开来看应松的小说，那人物及其纠葛，那故事的源起与发展，那整体的背景与氛围，都有一种色彩斑斓而又悲凉庄重的诗意和幽默感。

自《黑鞘楼》以后，我开始注意应松的小说了。由此我发现，应松的小说颇有个性，这种个性，就是包括上面那些特点在内的一种创作风格的显露和稳定。取材的贴切现实，故事的具有悲剧性，意旨的张扬批判，语言的富有诗意和幽默，善于在流畅的叙述中构置精彩的细节，注重生活原色的显示并力求寻觅历史的表现等等这些特点汇集成为应松小说的总体取向。

不言其他，就拿《黑鞘楼》这部集子中的作品来说，便充分

地体现了应松小说创作的这种总体取向的多个特点。在这些描述水手、渔民、船只、河流等有关“水上生活”的作品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多有尴尬，人物的命运充满悲剧性，现实生活矛盾得以淋漓昭示，历史表现着不可逆转的无情和荒唐，显然，这体现了应松小说毋庸置疑的锐利的批判性和忧患意识。但是，我们在读到应松小说对愚昧、野蛮、卑庸、丑恶进行锐利而快意的批判时，又总能感受到作品对智慧、文明、高尚、美丽等生存情态的强烈呼求。当所有这些以了精彩的艺术画面一一从我们脑海里驶过时，我们常常不禁感慨油生悄然心动。那些原始的故事，那些挣扎的故事，那些死亡的故事，那些悲壮的故事，在应松笔下从容又淋漓地展开，现实又诗意地诉说，幽默又苍凉地渲染，令人开卷快哉掩卷思之。

应松曾经干过一段水手。由知青招工到船业社五年的经历，对他来说并非一次幸运的解脱，而只是继续与苦难为伴的磨励——我们从《黑鞘楼》、《黑藻》、《一船四人》等第一人称的篇什中，多少能读到这种痕迹。然而，苦难艰辛的水手生活，单调孤独的水上飘泊，却也给人以浪漫、粗犷、狭义和想象的促发和培养，这就都成为难得的生活积累和经验沉淀，并在应松的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屏幕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于是我们能发现这样一种情形：《黑鞘楼》中的作品都很实在，充满了客观的描写和经验的细节，具有写实的品格；但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无主观色彩。情节结构的某些戏剧性、人物形象的某些夸饰化和人物命运某些宿命色彩等，使作品显示出形而上的虚拟情调。这般的既实又虚抑或说虚实相间，如果说体现了陈应松小说创作的既追求逼真的写实又盼望淋漓的写意在应松那儿是融合交织得相当不错的。读应松的小说（不仅是《黑鞘

楼》集子)，我们常常会产生这种感觉：它们能够为我们的经验世界所映证，但又不全然，又有些超验的张扬写意的东西，然而读起来又挺舒服挺惬意，毫无拼凑之感。所以能达这般效果，自是虚实融合得妙。求实而不圆实，谋虚但不逐妄，实含虚，虚入实，便恰到好处了。

应松的小说，色彩是多重的，韵味是很足的，这就既给人以很多的解释余地，同时又并不很好把握。当人们无法很确定很明晰地评价某种创作现象时，犹豫便会产生，发言就往往迟疑。应松小说在评论界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除却某些很复杂的甚至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恐怕就与这种不好把握的问题有较大关系。我一直喜欢应松的小说，并非我就很能说清其特点，更大程度上也许因为趣味相投吧。应松曾告诉我，他写小说很痛快，有种淋漓尽致、渲泄感，少有人经常说到的那种惨淡经营的苦熬感。他写得痛快，我读得过瘾，这大约就是情趣相投。而我的读得过瘾，除了我认为我的鉴赏理性能够大体把握应松小说的追求而我又欣赏这种追求，也还确实有不少艺术直觉的成份。

应松小说所显露的才气很大，灵性十足，在湖北文坛有“快手”之称，但他数量上的惊人也就湮没了他小说中诸多的闪光之处。应松现在已经放慢了写作速度。也许他正在酝酿下一步一鸣惊人的跳跃？以新的态势出现在读者面前。

我相信他真能够。

1993年10月15日毕于寒舍

黑艄楼

船头的嗽水正撕扯我的头发，水从我的身上流过，浸入腹腔，把肚里的一切都漂荡起来；我的皮肤一点儿也不是多油质的，象一块隔夜的馕馒头，缺少阳气，只会吸水，直到把自己泡得稀烂为止。

“矮子，拿斧头来！”上面说。

我看看舱顶，一只巨大的木疖离我很近，那剖开的中心如年轮，卡在船板缝里。两边是舳龙骨，又称减摇板。我的尖舱没有窗子，两个放锚缆的小孔看不见外面，因为很低。晚上这二孔便是我的鼻腔，换气。

“矮子，木榔头呢？”上面说。

船头的嗽水轻轻重重，象一个紧跑慢行的人，我贴近它——或者说它缠着我——我听见了长江的呼吸。我的头顶还有一个舱盖，四四方方；这是唯一可以活动的东西，揭开它便

能看到一方天空，仿佛是特地为我定制的，通过只有四级的旧木梯，我可以出去，也可以进来。从甲板上朝这小小的舱口看，你不会相信，这是我做梦的地方。“矮子，拧紧点，插进去，插，插。”上面说。柱子上的马灯会碰着我的头。什么都会碰着我的头。我海马般的，而从舱底到舱顶才一米七五。

如果有一支烟便可布置下茫茫大雾，因为烟散不出去。僵硬的床铺也如一个傻馒头，慢慢地吸饱水份，再把这湿气往我每一个骨节深处传送。有一天老鼠偷跑了我四双袜子，后来我在船后黑艙楼放藕煤的角落里发现它们，正依偎着一窝溜滑可爱的红幼鼠。盖上舱盖连一个屁也不可能出去，老鼠是怎么找到一条通往黑艙楼的甬道呢？

黑艙楼离我很远。

“矮子，扎紧没有！”上面说。

黑艙楼是他们的黑艙楼。黑艙楼蹲在甲板之上，有居室、厨房，有放碗的碗柜，有水缸，堆煤处，有米瓮——一大一小，大的是他们的，小的是我的，有吃饭的桌子，有挂衣服和臭鞋的木钉。还有钓杆、团鱼枪以及用浆糊粘得紧紧的过时年历画。一支深黄色的艙尾在舵的信信摆动下摆动，象一杆古老的毛瑟枪搜索着草丛。那艙尾被一些死茧的手和汗垢擦亮，擦细，色泽迷人而悲哀。

黑艙楼是他们的黑艙楼，在我来之前，在我来之后。他们三个：驾长，他的老婆和他的儿子。在我来之后他总想率先干一点什么而让我和他的儿子跟着干，表现出一船之主的姿态，即使他干一件完全无意义的废事也煞有介事地认真。他有一种领导和指使人的渴望，那渴望时时烧灼着他，催督着他。他的皮肤酱红而健康，那酱红里有酒酚之潮，无法突破皮肤外

流，胡乱地淤积在深处，形成一股六月乱水，那酒酚醺醺凝为一团使用不尽的力气，纠缠着，冲撞着，透过偶尔睁大的眼睛，无知、朦胧而恍惚地看世界；那双冲血的眼睛使我总觉陌生。

“矮子，拉紧！紧！紧！”上面说。

我疑心那声音是为我提高和扯紧的，他不会叫我，但是我必须去跟着他干，干一切他干的事。在这里我无法主动，永远当他的下手；在这里我没有才智，没有幽默，没有痛苦和悲伤，一切都跟着他干。在这里我跟他的儿子矮子是并肩的。矮子也是水手，不过是属家属子弟安排，在他父母的船上拿船业社的工资，而我是知青招工。矮子凭着他船工的血统，还可以在驾长明指和暗示下主动干一些事，如垫靠球、撑篙、接缆甩缆、挖锚。矮子矮，腿短，但行动迅速，悟性与感应力强，常常船头船尾，船上船下干得漂亮。而我总是垂着双手，腿脚笨拙，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那些事是极简单的，而往往让矮子捷足先登了，在驾长的眼里我只有一一次次留下遗憾。我连矮子也不如。

我想我应该出去了。我知道他们父子又在甲板上修理那盘永远修理不好的嵌丝（钢缆）。或者在柴油盆里刷洗嵌丝的铁锈，抹黄油。或者在修理一块船板，拔出钉子又钉进钉子，合拢了再把它锯开。或者扎一把拖把，锤打被撞瘪了的吊桶。

船正在航行，两岸青山如黛。拖轮在前面远远用一根尾缆吊拖着我们，我们也用一根尾缆连接着一长溜黑艄楼。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拖队，被无端地由一根缆绳牵着走，我们在各自的船上，各自的天地里互不来往，四面水限制了我们。每一只船都是一个流动的孤岛。而驾长和他的儿子是不是在这寂寞的航程中，用无数不能称之为劳动的活动来消减这种寂寞呢？我

不寂寞，我几乎是在一种紧绷着的提心吊胆的心情中适应着这船上的一切：也就是适应这船上的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性格、生活方式。我希望找出一个规律来。我总是在驾长心怀叵测的走动和突然的敲敲钉钉声中，以及对儿子的喝令中得到一种指令，在我闲着的时候我必须不忘这种突发和经常的“指令，”就象一个下等驯兽团的笼中关着的一条脏猴，在笼中时时刻刻都等待着拉出去进行那种不分场次、随到随看的滑稽表演。脏猴是强迫的，而我是在暗示中的自觉行动；而且我也觉出来了它有一种不可违抗的迫胁力。

我从矮子的手里歉意地接过一把榔头，我去钉他们钉了很久的一颗钉子。我显得很卖力，到后来我相信十二级狂风也不能把它拔出，再沉的货物也奈它不何，我还得要钉，要在那种“指令”中学驾长一样煞有介事，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钉，直到钉盖钻进船板深处，我还要再钉几下。

矮子在于另一件事。矮子总是有事干。他的父亲——驾长下到我的尖舱去拿出一根失去了韧性和弹力的老牌嵌丝，矮子搬来铁砧和鑿斧早站在一边跃跃欲试了。他们刚才已经接好了一根断缆，不知现在又要做一个什么缆套。驾长在甲板上把那根锈涩的嵌丝扑打了几下，矮子开始鑿击，我蹲下来，用双手握住那根多毛刺的嵌丝。矮子的每一声都鑿击在我心上。我去端出油盆。

我找到了两把钢丝刷。

我把刷面在手上试了试。

我用一把起子死死卡在老牌的七股嵌丝之中，让驾长把另一头的七股编到这七股中来。

“别松手啦！”驾长说。

我不松手。我的无处出卖的力气用到他满意之处正是时候。这比闲着等待突发的“指令”而总是惴惴为好。驾长我永远这样卡紧起子当你的下手好吗，我这样就是舒畅的，而这样的舒畅太短暂了，驾长呀。

“矮子，拿棵烟来。”驾长说。

我马上揩了满手的黄油掏出烟来递给他，矮子懒懒地转过头来，我又递一根烟给他，我先给他们依次点燃，我也点燃。都衔着冒烟的烟开始收拾东西了。这时我伸起腰来，听见前面的拖轮拉出一声不长的汽笛，不知是下游有船还是见了接岸标。那汽笛是我朝江天释放的一口大气。

“涨水了。”驾长说。

“靠头了我就去钓鱼。”矮子说。

“钓鱼么？”我说。

“石首的笔架鱼肚可是有名的啦。”驾长说。

“过了。”矮子说。

“石首过了?!”我说。

“好快。过了。”矮子终于惋惜地说。

“有竿子就能钓，没有竿子就钓不成。有多的竿子么，小郑？”我问。

“没有。”矮子说。

矮子坐在不高的将军柱上，一双脚吊晃在空中。矮子的驾长父亲满意地看着他，想象着鱼的味道；矮子一派憨憨的神气。矮子的母亲在黑艄楼里缝一件衣服。

矮子确切地说还不配是矮子，矮子算不上矮子。矮子一般是极有比例的按正常人缩小，而他只能被称为侏儒。他的两只粗手象两只肉勺，两条腿内圈，大脚板象木偶里的动画片，走

路两肩一提一下。他的脑袋长着很厚的额角，使他本来正常的眼睛鼻子嘴巴也不正常了。然而大家都叫他矮子。矮子读了五年书，三个一年级两个二年级，后来就内招到父母船上。矮子很帅，穿着特做的粗条纹的衬衫，上街戴墨镜。矮子上街很多人看，然而矮子很大度不朝任何人看，矮子上街该干什么便干什么：买菜，逛商场，算命，吃冰淇淋。总之矮子很潇洒，象一个长江上跑惯了的工人阶级。

矮子很逗人喜欢，每当船队泊岸头，个个黑艄楼的人都掠过舷干到这边来。矮子二十岁了。那些高兴的人遇上最高兴的时候就垮他的裤子，他的父母亲不制止，就躲到一边去朝这边笑，那些男男女女的就四肢扯了他淘米。矮子提起他又粗又短的裤子就喊他们：牛鸡巴日的，牛鸡巴日的。”然后就一边去坐在缆桩上很响地擤鼻孔和看夕阳。矮子没有脾气，憨粗粗地任人放肆地摆弄和善意地取乐。那是一种亲热。矮子象一筒压缩饼干。应该说，我们的这只船是最热闹的，矮子是一个纽带，他理应是他父母的骄傲。

每当在这种时候我只能在一旁袖手旁观地笑，我和矮子有一段距离。我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距离，这种距离是注定无法弥合的。如果我去垮他的裤子和拉他手脚那就是侮辱。我也不能跟着他们包括他父母喊他矮子，我只能尊称他小郑。我没有这个权利。看来争取也无济于事，它要付出代价。而付出的代价和得到同他亲昵的权利，是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干着共同的行当，都是船古佬，水老鼠；他们从生下来就被别人了如指掌，没有半点秘密。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达到了现存的佳境，心照不宣。而我是谁，我来自何处？他们只知道你是从下放知青招工来的，你招工到这样一个单位跟他们入伙也觉

得你不过如此。好听的话叫新船员，共同的印象是生人。你没有他们祖先拉纤时遗传下来的罗圈腿，没有他们的黑皮肤，你如此之高的身材是一个错误，干净的脸是一个错误，不佻傥的腰时时撞着船上的木头是一个错误。你即使能喝酒但也得处处小心不能象他们那样进入佳境发酒疯。他们发酒疯是正常的，你发酒疯却不够资格。你明白你在一艘木船上而不是在客船上，你睡在猪窝般的尖舱里而不是三等四等舱室，你穿着同他们一样印满了相同油污的衣服而不是看江鸥翻飞凭栏远眺。你一切都得学着他们的样子，你跟在他们屁股后头而不是他们有什么求于你。你难道没在矮子——那个侏儒含着戒备的眼睛深处发现什么吗？你难道不觉得那种戒备是由来已久的吗？你难道不为那种戒备眼光后面站着的深厚后盾而寒栗吗？你知道它代表了什么？通过侏儒这双多少还坦直的眼睛，向你无声警告了什么。而且，你还更可悲地看出来，侏儒父母的眼光比他更老练，更恶毒，也更自豪和偏执：当你在侏儒后面干一件事而显得动作迟缓，不知所从时，他们那不屑的一顾，给予你这条高头大汉的怜悯，不是使你真实地自我菲薄，以为这一米八一的身坯真他妈废物、比侏儒都矮了一截吗？后来你可怜了自己一番后，就想到应该尽量维持他们那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不要同侏儒站到一起，以一米八一的身材老在他们面前晃动，以勾起他们的不快。在工作的时候要下价、努力，闲聊的时候不要显露你的大闻博识，不要提起跟那帮有才学的哥儿们一块下乡时怎样怎样，也不要老提你出生在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使他们相信你的确是傻蛋一个，海马般的身材的确毫无用处，不过多长了几寸骨头和皮，吃了些不该吃的干饭。对于在他们船上生活来说，多余的骨头完全是一种负担，